

72 聯經文庫

傾城

李黎／著

聯合報第十屆中篇小說獎

I24
L35

聯經文學⑦②

傾城

李黎 著



聯經文學⑦②

傾城

78.10.1018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月初版

保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 O. C.

定價：新臺幣一〇〇元

著 者 李 黎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
電 話：7683708・3620137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140-9

・ 84008-38 ・

永恆之城——代序

《傾城》是我「洛城系列中篇」的第三篇（前兩篇是〈城下〉與〈雙城〉），也是到目前為止我所寫過的最長的一篇。

記得六年前我參加聯合報短篇小說徵獎時的得獎感言題目是「解開愁結」——作為海外華人寫作者心中難解的兩大愁結：國土的斷裂與自身的流放。這六年的時間，也許正好可以檢視自己寫作的足跡。

得知《傾城》得獎時，正巧人又回到台北。台北雖然已經以驚人的變化成為一個幾乎沒有記憶的城市，然而她在我心中卻是一座永恆之城；正如義大洛·卡爾維諾的

小說《看不見的城市》中的馬可孛羅對他的威尼斯——他描述了世上許許多多的城市，然而他說的每一座城其實都是威尼斯。

沒有城市是永恆的。每座城市終必以不同的原因和方式而傾；然而一旦她以一份馬可孛羅對他故鄉威尼斯的感情存在人們的記憶中，她便是永恆之城了。

《傾城》是寫給我記憶中的一座不傾之城，也是寫給每一個心中有一座城的人。得獎是來自他人的鼓勵，而我在寫作之際早已先給了自己心靈的醫療。又一次的，從寫作中我感到與自己、與許多他人的心靈對話的欣喜。能寫便是一種快樂。

（一九八八年歲暮）

1. 韓青雲

開始的時候她還在沉沉的夢裡，夢境是遙遠的國度，青雲知道那是威尼斯，雖然她從未去過。她感覺到身子躺在小艇中隨著波浪晃蕩，周遭是歡樂嘈雜的人聲和樂隊，船身搖晃得厲害，水波反射著陽光照著她的眼睛，節日的音樂好似把她和小舟推著搖著慢慢從水上舉起來，她覺得暈眩，卻什麼也抓不住，只感到人在愈漸高亢的樂聲中飄浮……

然後她逐漸滑離夢境，置身在夢與醒的邊緣地帶，那裡已經沒有彩色和音樂，她在一派灰色的朦朧中感到有人在搖撼她——搖撼她的床。她覺得渴睡而惱怒，想要回

到絢麗熱鬧的威尼斯水上去，便不耐煩地含糊喃喃道：

「別搖，別搖……」也許真想說的是「別把我搖醒」，潛意識中的說話對象是同床的人。

像是童話故事裡一開口就會解除魔咒一般，青雲這才從睡眠的禁錮中甦醒過來，一剎那間同時意識到的是：她是一個人單獨睡在床上，她的床在劇烈地搖晃——不僅是床，整個房間都在晃蕩顛簸：衣櫃、梳妝台的鏡子和擺在上面的物件、門、牆壁……每一件東西都在顫抖中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

「地震！」

她這才完全全地清醒了，一骨碌跳到地上，也顧不得腳下暈船似的站不穩，跌撞撞地奪出臥室房門往女兒的房間飛奔去。這時她又聽到樓下客廳哐啣啣一陣此起彼落的騷動，是瓶瓶罐罐倒翻的聲音，間雜著幾聲清脆的碎裂爆響。她來不及分辨是哪幾件東西遭了殃，只管飛快打開女兒的房門，衝到床邊口中嚷著：

「安琪，快起來，地震了！」

當她的手剛觸及女兒柔軟的肩膊時，忽然感到一切都靜止了，一片死寂——不，

鄰家的狗正在沒命地吠叫，遠處似乎也隱隱有人聲，然而真的是一切停止，像一個開關忽然就把一切活動都關上了。青雲的手停在那裡，一動不敢動，一時連呼吸也屏住，好像怕一旦動作，那狂暴的震動就又要來臨。

女兒的聲音把青雲從這無意識的凝固狀態中解放出來：

「媽咪，」她半睜開眼皮，喃喃地用英語說：「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

青雲凝視著女兒，那張滑嫩的臉蛋在半睡半醒中尤其顯得柔和而稚氣，不禁張開手臂俯身下去，像天使打開翅膀一般溫柔地籠罩著床上的孩子，柔聲說：

「是地震，現在已經過去了，沒事了。」

安琪「唔」了一聲，閉上眼，含糊地問：

「幾點了？」

青雲這才看看安琪床邊的小鬧鐘，紅色的數字顯示著清晨五時三十九分。曙光正透過薄薄的窗簾，漫進這間小小的臥室。

「還早呢。今天是星期天，再睡吧。」

沒待她說完，安琪已經恢復均勻的鼻息了。青雲這才感到惶亂緊張之後的虛疲，

一放鬆坐進書桌前的椅子裡。在試圖逐漸恢復平靜的過程中，青雲一邊調勻呼吸，一邊慢慢地瀏覽著微弱光線中女兒的臥室。看著看著，她忽然有一種陌生的感覺。地氈、窗簾、床單這些已經有了幾年歷史的，都是當初她精心為女兒挑選的，色澤花樣都跟童話書裡一樣可愛又可口，就像架子上那幾隻毛絨絨的玩具熊和大大小小的洋娃娃，只有這些是青雲覺得該屬於這間房間的。至於其他的東西，像貼在牆上的明星海報、散落房間各處的名牌少女服飾、小型音響唱機、妝台上樣式稀奇古怪的梳子刷子髮膠……每一樣都使青雲忍不住產生隱隱的拒斥心理。

她也明知這份心理是不必要的，女兒要長大，不能永遠住在童話書的城堡裡。也許只是需要時間來漸漸習慣吧，青雲安慰自己。就像前年，當女兒第一次月經來潮時，她那一刻的心情幾乎可以用「震驚」來形容。然而該來的就是要來，她必得去面對、去習慣。就像繼康搬出去這件事——

青雲猝不及防的心中一抽，猛然轉開臉去，像是要避開什麼。於是她看到另一面牆上貼的海報，發現女兒的崇拜對象又換上新人了。麥可·傑克森和瑪丹娜都已不見，現在是影視紅星邁可·J·福克斯和湯姆·克魯斯。旁邊還有一幅搖滾樂歌星，她看

了一會才認出來是綽號「老闊」的布魯斯·史普林斯汀。青雲在心裡嘆口氣：好像才不過是不久以前，那面牆上還貼著「星際大戰」裡的公主和E·T·呢。然而女兒確確實實是長大了。喜歡那兩個娃娃臉的英俊男孩當然沒話說，可是那個布魯斯·史普林斯汀，年紀已近四十，臉孔也生得老氣，無袖汗衫外露出一塊塊橫七豎八的肌肉，十三歲不到的女兒怎麼也已經會欣賞這樣成熟的男人了？

窗下路邊傳來興奮的談話聲，青雲推測是些動作快速的鄰居，一馬當先跑到戶外來，加上驚魂甫定跟出來的，現時正在劫後餘生般討論災情。青雲平素便沒多大興趣跟左鄰右舍的美國人多打交道，自從繼康搬出去之後更是存心躲著人，自然不會出去參加這個臨時的街坊聚會。她這才無可避免地想到樓下的災情，不知打破了些什麼。想到要獨自面對一室混亂，兩條腿簡直虛軟得站不起來，睡眠未足加上腹中空虛，青雲只覺胃在微微痙攣，有種欲嘔的反應。

然而該面對的也無法逃避，她告訴自己：不去解決的話一百年那些東西也一樣難在那裡。她只得使一下勁站起身來，忽又想到急忙中跳下床時赤著足，下樓踏上碎片勢必受傷，又折回臥房趺上拖鞋，順便檢點一下房中並無任何物件翻倒摔破，方才放

心下樓。

客廳飯廳各處巡視一遍，她發現是幾個重心高些的花瓶和彩繪瓷盤摔倒了，破了兩隻；桌上的一瓶插著花的瓶水四濺，令她心疼地淋漓在地氈上。最糟的是壁上一幅配著玻璃框的國畫花鳥摔落地上，足有三四呎長的鏡框摔破了，這碎玻璃渣是最麻煩的。青雲心一沈，立即想到掛這幅畫時，她曾提議要買專掛畫用的掛鉤來，繼康卻認為不必，隨便敲了兩隻釘子就把畫掛了上去，青雲要他再弄牢一點，他已經不耐煩地把工具放回車房去了。所以別的畫完好無損，除了這幅。青雲恨恨地想：這就是吳繼康，從來不聽她的，搞砸了就弄一個大爛攤子來給她收拾。

她拿過一個垃圾桶來小心地揀拾四處的瓷器和玻璃碎片。扔在桶裡那尖銳的碎裂撞擊聲像刮著她的神經。一不小心，她的右手食指被一塊玻璃的銳角戳了一下，一顆珊瑚珠般的血珠凝在她的指尖。正在這時電話鈴聲響起，她想一定是繼康打來的，總算想到來問問家中有事沒有！是關心她、還是看在女兒的份上、還是為了這幢房子？一霎時她心裡掠過幾種矛盾不一的情緒反應，以致拿起電話來聲音也有點陰晴不定：

「哈囉？」

「小青啊，」竟是母親的聲音，「剛才地震啦，你們那裡怎麼樣，沒事吧？」青雲努力不讓自己感到此刻的心情是強烈的失望，然而這份努力更使得她焦躁惱怒，不由得沒好氣地說：

「還能怎麼樣，摔壞了幾隻瓶子。」

「沒有傷到人就好嘍。唉，妳一個人在家……」

青雲最恨母親這麼說，飛快截斷她的話：

「安琪也在。我們都很好。」把受傷的指尖含進嘴裡，舌尖嚐到血的鐵味，溫柔的舐吮使她稍覺好些，這才想到還沒問父母親怎麼樣，心頭泛過一陣歉意，聲音也就恢復了些柔和：

「你們那邊呢？樓房晃得比較厲害，爸爸有沒有嚇著了？」

「咳，我們倒是沒有破損什麼，就是妳爸爸，震的那會子倒是鎮定得很，還叫我不慌，可是現在要睡也睡不著，說頭昏、心跳。我想妳等下要是有空，過來一下好不好，順便給他量量血壓……」

青雲在心中嘆口氣，口中應道：

「好，我先把家裡收掇一下，等安琪起來，也許帶她一道過來。」

清掃工作一旦做起來也就沒有動手之前看著的時候那麼可怕了。青雲用真空吸塵器仔仔細細把客廳地氈每一個角落都清理了，還不放心地拿把粗刷子把地氈的毛朝幾個方向刷過一遍，然後再吸一次，以確定沒有任何碎屑藏身其中。安琪在家總是光著腳跑來跑去，青雲想像那雙粉紅色的嫩腳板萬一踩上一塊尖玻璃……簡直連心都要抖起來。這才想起看看手指，忘了包紮竟也止血沒事了，自己的傷口就可以癒合的那麼快。

把那處被花瓶水打溼了的地氈清洗好，再用頭髮吹風機烘乾，然後把震挪了位置的東西還原，青雲這才覺得鬆了一口氣。牆上原先掛畫的地方裸露出一塊光禿禿的白，她反而覺得爽眼些。原先那幅畫她並不喜歡，都是繼康說客廳裡掛幅花啊鳥啊的顯得活潑些。青雲想像那裡掛上一幅線條簡單色彩強烈的抽象版畫，該會有多好看，不禁生起一陣淺淺的興奮：為什麼早沒想到？

那幅打碎了的畫框像是打碎了她一副無形的眼罩，她忽然看到家中有許多東西都可以取下或者換成別的。比如打碎的花瓶中有一隻醬紅色的，她一向看不順眼，因為跟客廳的色調根本不配，可是婚後佈置第一個家的時候繼康就把它擺在外面，習慣成

自然，日久竟也就不覺得難看了。現在那塊地方空著，視感上反而好得多。

她開始像玩一個遊戲似地，用挑剔批評的眼光，而不是出於習慣的，一樣樣一件審視自己的客廳，得到的結論是完全可以從頭來過，把這饒有潛力的居室照自己的心意佈置打扮起來。以前從未想到這麼做，完全是習慣的惰性造成的視而不見。繼康搬出去兩個多月了，家中什麼也不曾挪動過，就像他每天還要回來一樣。這不正顯示出她是個習慣的奴隸嗎？

青雲想到這裡，不禁對自己帶幾分自嘲地苦笑一聲。半年前繼康的工作地點遷到城東去，每天開車一程就是一小時，還是算交通情況正常的時候。他們暫時都不能考慮搬家，因為青雲上班地點難得的近，安琪的學校也難得的好。然而當繼康提出想在他公司附近租個公寓時，青雲卻心知並不只是為了省時省事的問題，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個無懈可擊的理由。兩人感情的疏遠惡化已是心照不宣的事，也不知該如何挽回，好像茶漸漸涼了或者水漸漸乾了，再沒有可以加的熱氣和水分，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消逝。架當然是吵過，吵得兇的時候，青雲連出走的事都有過。可是比吵架更壞的是吵架的空隙間的冷淡與沉寂，那是一種連溝通的希望都放棄了的可怕的灰心。

繼康先說好是每個週末回家來。開頭兩三個週末大概是新鮮，青雲還會多燒一樣菜，安琪也會例外地不去玩，守在家中等多爹地回來。接下來就開始遲到早退，到這個星期五就乾脆來電話說忙，要加班，不回家了。

忙吧！要是地震把家震垮了、妻女壓死了，也忙得沒法來個電話問問嗎？青雲越想越氣，感到喉嚨不爭氣地哽著一團硬塊。不要氣、不能氣，她告誡自己：氣就是在乎，我才不在乎。她在心中反覆默誦：我不氣、我不在乎；然而眼眶還是不聽話地熱起來。又是電話鈴響，她驚跳起來，迫不及待地跑過去接，隱隱為自己這份迫不及待的反應感到無奈。

「派蒂？早，我是K.C.，對不起，有沒有把你吵醒？」

青雲說不出心中翻湧的是什麼滋味，身一斜在早餐枱邊的高檯子上坐下，清清喉嚨才說：

「早，K.C.，我早已起來了，地震把我吵醒的。」

公司的人都叫周楷欽K.C.，公文上也這麼用，反而他的洋名Casey並沒有派上用場。周楷欽也像每個洋同事一樣稱呼青雲她的英文名Patty。K.C.周名義上地位很高，

是公司五個 V. P. 副總裁之一。可是他主管的部門是 R & D——研究與發展部，是個冷衙門，所以並沒有實至名歸，這是青雲進了公司好一陣之後，稍稍熟悉了公司的人事政治，才慢慢體會到的。

青雲的工作是行銷部經理手下的會計助理，與周楷欽的部門無關，平素也沒有機會跟這些 V. P. 們打交道，所以開頭只是偶爾跟這位中國紳士打個照面。後來在公司的一些社交場合，K. C. 周總來找她講話，兩人才漸漸熟稔起來，然而還是有一份美國式的禮貌的距離。青雲注意到他永遠穿著剪裁合宜的成套的西裝、啣著煙斗（在公司大樓禁煙之前）、打著領花——這在那些只打領帶，而且常常扯鬆兩吋以表示工作得多麼努力忘形的美國主管中，是絕無僅有的。即使不是這身傳統紳士的衣著打扮，K. C. 周的氣質和儀態也處處表現出他的「東部」味，不同於西海岸的洛城人有意無意中顯現出的隨便與輕率。青雲曾想：周楷欽要不是長著一張東方面孔，他的風度氣質配上那微灰的鬚腳和略帶新英格蘭腔的英語，倒真是個百分之百的五〇年代長春藤大學出身的典型東部世家子弟。

周楷欽改用中國話問她：

「我就是來問問妳那裡地震怎麼樣，要不要緊。妳好吧？」

K. C. 的國語帶著蘇浙口音，沒有他的英語那麼精緻漂亮，因而反倒聽著親切近人，尤其最後「妳好吧」三個字聲音低低的，青雲正袒露著心情的傷口，一個不防，原已酸熱的眼眶，一下便蓄滿淚水。

不見她回答，周楷欽有些擔憂地問：

「派蒂，妳怎麼了，妳沒事吧？」

青雲心知掩飾不了自己的失態，只好吸一口氣答道：

「我沒事，只是摔破了幾樣東西，收拾了半天，有點累了。」

對方沉默了幾秒鐘，才用英語問：

「妳的丈夫呢？沒回家嗎？」

青雲發現他提到她的丈夫或他自己的妻子時，一律用英文字，即使在整個中文句子中間也不例外。她有些後悔上回跟他聊天時談到繼康搬出去的事。他們的聊天多半是在中午休息的時間，碰上了便談些公司裡的事，以及泛泛的家庭和孩子；青雲比較愛聽他講早年的美國，所以一般很少觸及彼此真正的私生活。周楷欽是整整四十年前